

戰時寶雞的奇蹟

張鶴情

拉出熱炕甩一巴掌

寶雞——是陝西省轄九十多個縣中的一個縣，在大中華全國地圖裏面所佔的位置，雖然極其渺小，但是：這個屬於古關中的陳倉故郡，在中華民族抵抗日本侵略，八年的神聖戰爭中，它的確有偉大而不可磨滅的貢獻；此地此一時期，在靜態方面，它是中國東南與西北文化及生活交流的中心；在動態方面，它把握了戰爭中大後方動脈的樞紐。即在當時日本軍閥的心目中，更有其不平凡的看法。因抗日戰役日寇鐵蹄，並未蹂躪進陝西境內，除對省會西安，不斷以飛機實施轟炸掃射外，對位於西陲山坡的一個小小寶雞縣城，日寇却由山西出動大批轟炸機，每次最少八架，最多三十六架，經常性零星炸射不計外，曾以三十六架飛機，連續轟炸寶雞一個禮拜。日寇瘋狂並非盲目，如此的耗損戰火，必有其攻擊目標與代價。此處先談轟炸一瞥，亦並非冗述衆所周知之日軍殘暴，祇是證實我中華睡獅，遇震驚即醒覺；炎黃子孫，愈受迫害愈益振奮之民族精神！日機第一次轟炸寶雞，約為初秋高粱成熟時期

，當緊急警報過後，重轟炸機沉重的隆隆之聲，已經震耳，但在未曾經驗過真實炸射的男婦老幼，仍以爲是防空演習，大家站立高地，如堵圍觀，敵機乃向人羣投彈，一時天崩地裂，煙塵迷漫，血肉橫飛，電線桿上，遍搭炸飛之斷臂殘體，牆壁上貼滿濺血飛肉，逃往城外者，急遽藏入「青紗帳」內，日機又向高粱田內，集中掃射，迨警報解除後，其斷垣傾牆，瓦礫一片，固不待言，尤其到處殘缺屍體，血肉模糊，目不忍睹，日本軍閥用此暴力，當然是想迫令後方人民屈服；誰知適得其反，正激起大後方敵愾同仇。出錢出力，合力抗暴，「化悲憤爲力量」這句成語，非身歷者不明真諦，此後寶雞迅速的完成戰時各項建設——城北的軍用航空飛機場，城南的隴海鐵路臨時終點站，入四川的西漢——川陝公路，上甘肅的寶平、寶天公路，以及供應戰備物資的工廠機關……均於此期完成。使寶雞成爲戰體中的胃臟，更傳奇性的，日寇用毀滅性的連續炸射，想來一定可將一個縣區夷平，那知在中國人「莊敬自強，處變不驚」的民族情緒下，隨毀隨建，不到一年，反將舊式的古老城區，改觀爲現代

化都市，此非神話奇蹟，其中實包涵了許多：政府適當的因應措施，專家學者胼手胝足的辛勤貢獻，人民公忠報國的克難精神，交織而成爲可歌可泣之散佚史料。茲就所知真人真事，略舉點滴，希冀對彼時改造時勢之英傑，不致因時久而湮沒；並作將來收復大陸重建河山的「前事不忘，後事之鑑」。

(一) 地方建設的事與人：任何大事的成就，總得有幾位突出人物來領導，方能發揮羣衆力量，寶雞地方建設的新措施，開始於我國抗日戰爭爆發前夕，因應國家交通進展的需求，主要爲配合國防戰爭的需要，在二十五年「七七」之前，政府急於將隴海鐵路，由西安延伸到寶雞，以與四川緊密聯繫，在政府決定的原則下。其地方官紳之配合，自極重要，當時寶雞縣長王奉瑞，爲一本身具有鐵路專長，且能蠻幹之重視建設官吏，一面開闢渭河灘，在城南建築火車站；一面掘鑿寶雞東城垣，爲三個敞開城門，以疏導商業人口之繁衍及交通之需要。在爾時半舊老社會中，破壞城牆，拆遷民舍，其遭遇困難，自可想像，幸有地方明達士紳爲之助，乃能突破困難，完成

初步建設，戰事發生後，王奉瑞改調鐵路重要工作，繼任縣長為河北籍之王靜涵，此老出身土木工程學士，身軀魁梧，幹勁粗獷，爾時戰火已經熾烈，政府決定寶雞城北之北原，建築飛機場，王縣長協調隣縣，發動數邑民工，迅快完成，並將北城牆掘一缺口，以與機場相通，王靜涵為改革地方舊農業社會散漫生活習慣，而律以戰時生活，嘗親自率人於黎明前，進入大商店掌櫃及富豪戶長臥室，將晏起者從被窩中拉出，順手一個大巴掌。因王縣長手指粗大。人謔稱被打者為「吃了五個紅蘿蔔」。惟以王縣長清廉正直，舉凡改善市容，清除污穢，以及警報聲中救護工作，均親自動手，故因生活腐化而受責者，亦未嘗懷恨。

見秦伯瀛哈事都成

其時寶雞已成戰時後方要埠，東南各省及中原戰地人員物資，由火車一列一列運到，公路僅有之卡車，無法大量輸出，寶雞遂成畸形發展，人員堵塞。外省來此謀生及滯留境內旅客，自感極度困難，所幸有本地士紳秦伯瀛張定五及寶雞聞人李樾村(李原籍河北)等，發揮了不少人情溫暖，協助救濟，確曾解決了許多異鄉人之困難，當時流行四句歌謠為：「進了寶雞城，先見秦伯瀛，看到秦伯瀛，什麼事也成。」實際秦伯瀛並非豪門大亨，乃以前作過地方保衛團長，戰時在縣抗敵後援會主持保甲訓練工作，只是性情豪放，樂於助人，不惜犧牲個人財力精力，影響地方，相率成風，(秦伯瀛於三十八年寶雞陷匪時，因

率眾游擊抗匪成仁)。確乎發揮抗戰時期大後方人情愛。此時政府因應需要，將陝西省第九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兼保安司令部，由鳳翔遷至寶雞，以城外金台觀(張三丰修道地)為專署，首任專員兼保安司令為溫崇信先生。不久王縣長靜涵調長甘肅天水，縣長職務由董學舒接任，溫崇信係學者出任行政首長，剛正廉能，深入民間，對禁絕煙毒與肅清潛伏奸偽，及興辦學校，頗有貢獻，俾寶雞由畸形發展趨於正常化，此公功不可泯。

(二)陸空交通之開發：不待解釋的，寶雞由平凡落後地區一躍而為工商要埠，自是交通發展的結果，但值得重視的，則為在戰時國難民困中，開發落後地區交通，不僅是血汗的拚湊體，更需要多少專家學者，貢獻心力，尤其為「蜀道難於上青天」，其如何變不可能為可能，完成此一鬼斧神工的巨獻，更須有苦幹的天賦奇才，方克有濟，西漢公路的興建，是在全國經濟委員會公路處長趙祖康策劃下，由我國公路專家孫發端任总工程师、測量督工。興建初期，即遭逢徐匪向前流寇式的順此路北竄，沿途滿目瘡痍，工作人員，辛勤整日，不得一飽，孫發端總工程師，經常布衣膠鞋，披荆斬棘，無分晴雨，曾在柴關嶺險峻地。(留侯廟以北)墜山谷中，瀕死者再，益以修築期間，日寇氣焰正盛，東南各省，次第陷落，此一經漢中南下通往四川公路運輸的需要，萬分迫切，其如何加工趕修，工作人員如何風餐露宿，自不難想像而知。由寶雞北上寶平(平涼)

(寶天(天水)兩條公路，亦於此時興建，經汧陽隴縣而入甘肅，以與西蘭公路啣接，這些公路

均歸西北公路局管轄，吾人不宜健忘，以為此類福國利民建設，進行時一定順利，實則破舊佈新，阻礙重重，猶憶當時西北公路局長宋希尚先生，由蘭州蒞臨寶雞視察，在公路段辦公所在地——寶雞東嶽廟內——聽取簡報，會報由段長王殿甲主持，參加者有工程處運輸站護運大隊等單位，各部門報告工作中所遭遇的困難，王殿甲段長甚至聲淚俱下，最後宋希尚局長分別指示外，其綜合結論中有數語為：「……吾人在擔任艱鉅工作中，不要希冀幫助與同情，越是新開發工作，越會遭到阻礙，吾人必須以忍辱精神克服困難，以主觀的努力，博取客觀的認識……」此數語頗為公路工作人員所身體力行，持以應付寶雞公路運務壅塞聚結之現象。即是寶雞飛機場航運亦有極度困難，因東來者為火車運送，到寶雞後以僅有的軍運飛機，藉便輸送，能有幾許容量，但主要的人與物，亦不能延時誤事，故寶雞當時陸空交通，除在克難中建設外，其運輸亦在失去平衡狀態下進行，戰時工作人員之堅苦克難精神，實屬艱苦卓越可歌可泣，永垂不朽。

申新大新供應軍需

(三)鉅大工業的貢獻：論及寶雞戰時工業，首推建於寶雞城東十里舖之申新紗廠。其名義上為一紡織廠，實際內部包含：大型火力發電廠、重機器鐵工製造廠等，尤其為準備在日機濫炸中繼續工作，並保存國家物資實力起見，在廠址後面依山地下，開鑿成大量密洞，穿通周圍十餘里，縱橫交錯，成複式地下街道，必要時全廠可進

入地下作業，其工程之偉大，設計之精巧，當時政府首長宋子文先生等，參觀後均嘆為觀止。但其開創成立，亦含有多少辛酸，多少血淚！緣在抗日戰火初燃時，我政府為儲備物資，先令上海申新第四廠，疏散至西安以西，當時京滬大亨心目中，咸認為西北荒遠艱苦，幾至無法生活，地位優越的工商鉅子，均裹足不敢前往，適有由復旦大學畢業未久，在申新紗廠作普通職員之瞿冠英君；年青饒有勇氣，自告奮勇，願作先鋒前往勘察，設計遷廠計劃，乃物色寶雞縣城以東虢鎮以西之十里舖，依山（門雞台）面河（渭水），形勢平曠，地價低廉，遂決定於此地建廠，正施工間，京滬危急，整個申新紗廠之重要人物與大部財產，緊急疏散，由隴海路西遷來寶雞，乃將原計劃之分廠改為總廠，但關草萊開環境先鋒之瞿冠英，則始終任該廠廠長，惟鋼鐵重機器，無法搬運西來，且轉動機器，需要充足電力，而補充機器，更需大量鋼鐵。在此可證實當時申新人材確實衆多，而我西北地下蘊藏亦確實豐富，因廠內有研究重工業李博士（佚其名），探悉過秦嶺不遠之紫柏山張良廟附近，有大量鋼鐵礦產，品質極佳，陝甘各省民間煮飯鐵鍋，均依此鐵鑄成，原屬張良廟廟產，乃接洽於此地開採鋼鐵，製造機器！一面在申新紗廠右側，建築火力發電廠，其電力之充足，遠勝省都西安，除供給各工廠電力外，寶雞境內商店民戶，普遍廉價供應用電，遂令此一縣區，一躍而為現代化都市，接着有規模龐大之大新麵粉公司，亦由滬搬來，在十里舖申新紗廠右側建廠。其他各業小型工廠，更

不勝枚舉。而申新與大新兩廠對戰時之貢獻，更極重要，因當時國軍所用之棉布軍服，布料大約均申新產品，而後方機關及部隊所用麵粉，更多由大新供應；另一方面；陝西原為產棉產麥地帶，此時因工廠採購原料，民間農產品獲得暢銷；而工廠就地採料，成本低廉，供應無缺，除上述有形的利國便民成果外，更因在數千年古老農村中。（實為中華文化發源地）突而工廠林立，到處有員工訓練，眷屬宿舍，福利會社……等等，均可誘致農業社會對工業社會之嚮往邁進，保守的家庭婦女，亦可離廚房進入工廠工作，對我國東南與西北，生活文化交流方面，其貢獻更不可以道里計。

宋子文馳騁太寅峽

（四）戰時機構及待開發潛力：由於寶雞為戰時東南經中原疏散的最後方，過城南二十華里之黃牛舖。即盤繞攀登秦嶺，經漢中而入川。故當時政府機關學校，經此地暫留，旋繼續進入西南者甚多；而續往西北甘肅等地者，亦復不少。惟行政專員溫崇信，鑒於當時政府對各地大學中學流亡學生，其在抗戰期中之照顧，（例如各聯合大學，各戰幹團，各軍分校，以及青年軍等等）實可云盡善盡周。祇是由成人攜帶逃亡，而年

取就學，並對因流離過份貧困之孩童，予以可能之照拂，用地方艱辛血汗，嘉惠流亡幼童，實深且鉅。兩年後李世鈞校長雖投筆從戎，但學校已具規模，直至抗戰勝利，該校仍繼續發揚。其時中央機關之駐留寶雞最久的，有一龐大的日軍俘虜收容所，及特種兵聯合學校，俘虜所原駐渭河南岸之益門鎮，城外即可望及，嗣因避免轟炸，遷至寶雞西鄉山谷之太寅星，特種兵校，仍駐益門鎮一帶，旗幟招展，壯麗雄偉，至中央、中國、交通、農民、（所謂中中交農）四大銀行，均在寶雞設有規模較大之分行，以利疏散，聞人杜月笙，亦曾在寶雞交通銀行住一時期，並為開發西北，宋子文先生，曾來寶雞數次，宋院長與專家學者，曾一同騎馬兩度至縣西之太寅峽，參觀測繪，準備在太寅峽建一多目標利益的水庫，一面藉水力設發電廠，一面作渭河沿岸數百里農田灌溉，不久抗戰勝利，遂即作罷，此一潛力，未及發揮。

歲初屆學齡之幼童，則難免失學之虞，乃由專署用行政力量支援，及地方士紳捐助，於寶雞東關外山坡地，創建私立復興小學，以熱心公益之秦伯瀛為董事長，聘隴縣籍青年李世鈞為校長，不論本縣或客戶任何籍貫，只屆入學年齡，一律錄

總計我國對日抗戰八年，而寶雞在二十七年至三十三四，六七年中，極盡其畸形之繁榮，上述記載，雖僅浮光掠影，未為史蹟所詳列，但最值得追憶而不容湮沒者，厥為此一戰爭體中的吐納地區，繁榮中表現民族正氣，戰亂中蘊藏華夏國魂。多少人被轟炸毀家滅門，並未使人們因悲怨而沮喪；多少專家學者在建設中血汗交流，並未因困難而灰心，相信此種革命精神，必將在摧毀毛匪政權復興中華聖戰中再次展開，而我政府及民衆，在抗日戰爭中所經營之成果，更將為復興建國所利賴。